

对那良古街，我神往已久。

初识，是因一位作者的来稿。在文中，作者描述了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的四条古街——担水街、粉街、官街以及法式街。四街街名，各有来由，担水街是昔日居民结队担水之路，每日晨昏都能听到那扁担被盛满的水桶压得嘎吱作响的交响；粉街源于街上手工精制的生榨米粉、粉利等，因着食客寻味而来声名大噪；官街则得名人之益，曾为民国期间“南天王”陈济棠部下不少文官武将的出生地；而法式街既是主要的商贸街，亦是名流的聚集地，因名流的故居多为法式洋楼而得名。

一个昔日交通闭塞之地，竟曾如此的繁盛。我当时便起了念头，有机会一定要到那良古街走一遭。

在我的心里，街，是一个既美好又特殊的存在。

幼时我长年随着外公外婆住在村子里。村中没有路，下地走的是田坎，上山踩的是山石，就连到别人家串门，都是一脚石头一脚泥地沿着房舍间的空隙走，更别提有街这个东西了。

但是大人们总会提起街。每隔三五日，他们就要摸黑起身，翻山越岭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赶街，然后又踩着夜色回来，在火塘边眉飞色舞地讲那些赶街时遇到的趣事。比如街上有人身缠铁线，一运气功，铁线瞬间就会绷断；又比如有人能用糖画画，画出来的龙，比水缸还大……

我可太想去赶街了！但我每次的央求，都被外公外婆以我年纪尚小为由拒绝了，哪怕我赖在地上撒泼打滚，他们都视而不见。可最后，我还是赶成了街，因为我偷摸跟着外婆赶街的队伍出了门。

由于害怕被发现，我远远地吊在队伍的最末，结果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方已经空无一人。我在山道上边哭边喊边追，慌得六神无主，直到遇见了邻村的一位赶街人。对方问清了缘由后，好心地一路挑着担子背着我，赶上了外婆的队伍。

在外婆的哭笑不得中，我如愿地见到了街的模样。

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圩亭，几根巨大的石柱支起带瓦的顶篷，遮蔽起十来丈的空间。亭内，一些人忙碌地拉开桌脚，架上木板，搭成摆货的桌子。听外婆说，能在亭里摆摊的都是交了月租的，而从各乡各村里来的赶街人则会在圩亭外找空位，一天要给2毛钱到5毛钱不等的费用。

赶街人蹲在街边，摊开塑料布，把箩筐里要售卖的货物一件件掏出来摆放整齐，像一个围着圩亭无限往外扩张的“回”字形，将热烈的喧嚣层层铺开。



□ 覃 冰(毛南族)

趁外婆张罗生意的时候，我便顺着那“回”字的甬道四处流窜，看那些人售卖的物品，也看他们的衣衫。穿着蓝色土布衣衫的是壮家人，他们的摊位上多售卖的是鸡蛋、玉米、青菜等物；头上盘着一圈厚重黑布的是瑶家汉，他们会卖些菌菇、蜂蜜、板栗等山货；而那些戴着闪亮银饰，连耳洞都被一个银色圆圈撑得巨大的是苗家女，她们通常卖的都是一些手制的饰品，以及绣着精细纹样的虎头鞋、背带等物品。

其中，最特立独行也最吸引孩子们的当属杂货郎。他们并不坐下摆摊，而是推着一个自动车往那一支，打开后座上的箱子，掏出各种稀奇的玩意就往身上放。各式的帽子叠在头顶，鞋子用鞋带系着在脖子上挂了一串，手臂上搭着衣物、毛巾，手里还提溜着各种玩具，见着人就扯起嗓子，晃动身体招呼人们来看。这情景和我那只会笑咪咪静静坐等有人来询价的外婆完全不一样。

但神奇的是，外婆揽客的本事没有，社交的能力却不弱。在她摆摊的前后左右，熟悉的、陌生的，甚至是语言不通的那些，她都能靠着比手划脚，相互之间聊得眉开眼笑、点头频频。不待我想个明白，一抬眼扫过去，发现周遭众人俱是如此。

热闹的市场沸腾着市井百态，有些为了讲价争得面红耳赤，有些早早卖完了货凑在一起对歌诉情，还有些抹着眼泪向身边人倾吐苦水。那时候的街，是一个地方最鲜活的存在，更是繁华的代名词。因为即便同住在县城，但凡其中有人来句，我住在街上——众人立马心知肚明，这家有钱。

街市旁的房舍长年敞开大门，原本是为了接纳那些前来讨水或是避雨的赶街人。一来二去间，街上的居民时常收到赶街人的赠予，便不时帮着他们寄售些卖不完的货物。慢慢的，居民门前的货架摆了起来，粥铺支了起来，口袋也逐渐胀了起来。于是乎，又有更多口袋鼓胀的人搬到了街上来，与一条街相依相生、相互成就。

我对于街的那份特殊情结，或许就是在那时根植种下的。纵使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越来越新，老街越来越少，我仍执着于每到一处地方就寻个当地的老街旧巷，走一走，看一看。

本次到访那良，得益于广西作协与防城港市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在看到行程单的那一刻，我是欣喜的，那良古街——我要来了。

大巴上，我用手机翻查着相关资料。据记载，那良历史悠久，于清顺治年间成圩，那良古街也随之陆续建成。旧时，每逢圩日，从上思、宁明等地以及越南而来赶圩的商家和群众多达上千人，许多民宅还顺势搞起了客栈，其繁华兴盛可见一斑。

车子到街口的时候，雨正淅淅沥沥地下着。街边一家店铺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正坐在落雨的屋檐下与几位年轻的小伙打牌。见我们一行走过，他们飞快地瞥来一眼，又旋即落回牌上，并不为来客所惊扰。

石板铺成的街道积着一滩又一滩的水洼，映照出周围建筑的模样。三四层高的楼，竹节般一栋紧挨着一栋向上拔起，露出黑灰的水泥墙体又或是光亮的瓷砖。

我们走向的法式街，现已改称人民路，一眼望去，不见古宅旧建，只有密匝匝的“竹筒楼”在雨幕中悄然肃立。

这些年，我到过许多的老街，有的保存较好，老幼闲居怡然自得；有的人去楼空，苍凉孤寂，不存一丝烟火气；有的是全新的仿古建筑，熙来攘往皆是过客。

那良的古街会是什么样呢？它是已经全然被眼前的一切所代替，还是藏在了更深的巷子里？

转过一个弯，一栋残破的建筑撞入眼帘。三层高的法式洋楼，被层叠的黑色泥垢和青苔夺走了原本的鲜亮。仰头，天空从楼上数扇圆形拱券内透了出来，连带着透出房后的半截砖墙。空寂的长廊上没有伫立的身影，只有滥生的野草与藤蔓，在我看过去时，张牙舞爪地向我回望。

身边响起一声叹息，我这才得知，眼前的建筑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丢失了它的房顶，也失去了主人的踪影。

接下来的行进里，我们又陆续见到了几栋外观相似的法式建筑。它们乍看之下像是骑楼，却又与骑楼不同，骑楼的下廊沿街后退，可供人通行，而这些建筑下廊两边俱是墙体，门前的空间多用于堆放各家的柴禾或是杂物。

这些旧时的建筑遗存，零星地夹杂在一栋栋新起的楼房之内，门扉紧闭、不闻人声，偶尔见一两户的二楼廊中悬挂着衣物，却不知终究是仍有人居，还是邻人借用了这通风遮雨的便利。

莫名的，我又想起了街口的那一幕。眼前的建筑就像围桌而坐的他们，新老并存，似突兀，又合理。

思绪纷飞间，我们行至担水街与法式街的交叉口，这里坐落着叶瑞光的故居。时光的印记在它身上同样清晰，雨水与泥垢让整栋建筑呈现出黑灰驳杂的古旧之气，但许是仍有人居的缘故，它成为了我在法式街见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栋建筑。

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具有浓郁的西洋风格，屋顶为中式硬山搁檩，正面三层均有前廊，二、三层各有数个圆形的拱券，顶上用青花瓷片镶嵌着装饰，颇有晚清以来中西文化融合味道。

故居的门前停放着一辆新式的电动车，屋内不时有人声传出。我正打量间，一个学步的孩童从半掩的门后探出头来，见着我们一行修地又缩了回去，跌跌撞撞地跑开，消失在黑暗的转角处。

我本欲上前的脚步忽而顿了一顿，有些羞于打扰。这种羞愧源于我自身的浅薄，我对那良的历史，对叶瑞光，实在是所知甚少。

听同行的人介绍，叶瑞光系陈济棠原配叶洁芬的弟弟。

据说在陈济棠主粤时期，叶瑞光跟随其至广州，做过一段警卫工作，在警队当过巡官，后又出任广州缉私舰舰长，经常活动于广州至澳门一带海域。后来陈济棠下野，叶瑞光解甲，曾到广州、香港搞过数月的商业性海运，后因海情变化而弃业回乡，在那良寓所居闲直至新中国成立。1952年，叶瑞光迁居那良镇大勉村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1958年，于大勉村病故。

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波澜壮阔又或是静水深流，又岂是寥寥百字可以尽诉。这古街上的建筑，每一栋都曾演绎过不一样的精彩，非我的步履匆匆可以窥见。

我想，我会再来的。届时，我一定敲开那些古旧的柴门，细听时间的故事。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

纳翁，你接纳了我（组诗） □ 吴真谋（仫佬族）	在肯瑶屯,走进田野		
	在肯瑶屯,去年走失的那一群麻雀 现在又回到田野上,它们一只一只 奔奔跳跳到田埂上站立,微笑,舞蹈 仿佛空旷的秋天,向我诉说些什么	我接纳了你,十一月,内心的风暴 把一株玉兰,渐渐吹向陡峭的戈壁	每片叶子,都舞动亮丽的阳光 每朵小花,都发出幸福的呼吸
	这是十一月的季节,水稻已经回家了 忧伤的稻草人相互为证,窃窃私语 天空飘来一朵白云,仿佛一枚落叶 已被扔进稀疏的草丛,正渐渐迷失方向	纳翁,你接纳了我,受孕于尘世的人间烟火 幸福的一生,才刚刚开始	把大碗的米酒举过头顶 把大个的水缸举过头顶
	折一截阳光,插在高高的头上 仿佛这样,就可以看见很近的太阳 就可以看见泥土的深处,有一种力量 破土而出,向死而生,坚硬蓬勃地向上生长	高山瑶	一声声吆喝,群山一座一座站出来 一声声呐喊,山歌从远古跋涉而至
	我走着,走着,被掏空的身体 像多余的木桩。听见不远的山上有鸟鸣、羊咩、鹿叫、虎啸、狼嚎 一阵一阵地传来	像一片彩色的云,初恋的心里有一头小鹿 历经千山万水之后,泊在这里	把一双双粗壮的手放在太阳的额头 每一个人,都将全身的热血煮沸
	纳翁,你接纳了我	像一束旺盛的火焰,追着太阳,被一阵风 挤到田野的一隅。最后渐渐地熄灭	像太阳,以强劲的阳光,告别苦难的日子 像月亮,以纯洁的清辉,抚慰千年的沧桑
	天空接纳了太阳,月亮,星星 夜与昼,才如此痛快淋漓地飞翔	像一棵坎坷沧桑的树,伤口上 结满新鲜漂泊的语言	在雨平山脚下, 发现泉水流成一条欢腾的河流
	大地接纳了雨水,历经千辛万苦的 跋涉,终于汇成浩浩荡荡的河流	像一场雨,催生泥土下的种子 你也开始发芽。飘飘长发	究竟是哪一缕风,从哪一个方向 一不小心,带我来到这条河流的身边
	春天接纳了花朵,姹紫嫣红一片 每一朵,都暗藏黑色的闪电	像黑夜里的旗帜,站在大地上 怀念十一月最后一声鸟鸣	一些水,苦尽甘来,尽情地舞蹈 一些水,蕙心兰质,留下深深的怀念
	草尖接纳了露水,每一滴 都走过许多青春坚实的脚步	像一个哑巴隔着栅栏叫门,那是在喊你 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在喊你	一些水,雄心勃勃,上了雨平山 一些水,俯首低眉,流进我的胸膛
道路接纳了远方,每一块石头 都怀念一种坚韧的力量			一些水,花枝招展,露出迷人的微笑 一些水,披荆斩棘,艰难地去了远方
瑶族舞蹈			青草等黄了,花朵等枯了 天空等瘦了,山路等弯了
我们滚烫的目光,一路追寻,最后上到鱼家坪 雕刻在木梁上的舞者,腰身立即扭动起来			我像一尾鱼,游来游去 在晃荡的水面,写下自己卑微的姓名
穿越历史一层又一层厚的屏障 穿越远古的旷野一道又一道栅栏			河流的对面,有人把霞光烧成火 我也要掏出自己的心脏
副刊投稿邮箱:gxmzbfk@126.com			印刷单位及地址:广西南宁市安吉大道安吉街7号 南宁市桂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